

1.

夜幕低垂，高掛天上的圓月就像被罩上面紗般被隱於濃霧之中，相較平時更顯得陰森幾分。

平時安靜佇立於住宅區一角的孤兒院，也在今天異於以往，變得熱鬧起來，從門口一個個走出身穿精美服裝、提著南瓜燈的小朋友，在黑夜中浮起了一盞盞明亮的光芒。

然而，熱鬧的嬉鬧聲中，突兀地夾雜一道震耳欲聾的哭鬧聲。

聲音的主人掩著因淚水變得一片狼狽的臉蛋，癱坐在地上。她穿著一身兼具可愛和帥氣的小魔女打扮，身後長長的披風原先應該隨著走動被風瀟灑地吹起，現在卻無力地拖在地板上。

『真～是的！明明做錯事的是莉蘿，為什麼反而像是我們有錯一樣啊！』

『哇、哇啊啊……！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對不起，桃果姐姐……！』

氣呼呼地站在小女孩旁邊的小男孩打扮得一身黑，手臂上的布料與腰側相連，張開手臂時就像蝙蝠展翅。現在在旁邊對著小魔女揮著手臂的樣子，就彷彿一隻威嚇他人的蝙蝠一樣。但即使他的語氣不是很友善，卻能明顯看到他臉上的表情也有些慌張。

在風暴的正中心，沒有任何打扮、依舊穿著往常衣服的桃果困擾地垂著頭。

在桃果和女孩莉蘿之間，橫亙著一件衣服。有著紅色兜帽的連身披風，看上去只是簡單樸素的小紅帽裝，但上頭帶著各式各樣精巧的繡線與裝飾，能夠看出其中的巧思。只是，那件精心準備的衣服現在被從中間撕裂開來，到了硬是穿上也會有些勉強的程度。

『喂～其他人都出發了哦……』

就在這時，穿著印有南瓜圖案的衣服的聰樹從轉角處匆匆跑來，但看到他們的異狀，便漸漸地緩下了步伐。他單膝跪在那件紅色披風前，伸出手來打量了一番。

『桃果的萬聖節裝破掉了啊……這樣應該都沒辦法穿了。』

聽了這話的莉蘿抖了一下身子，哭得更加大聲。而穿著蝙蝠裝的男孩拉普也像是要將聰樹拉為自己的同伴，氣憤地說明起來：『都是莉蘿啦——說要幫桃果去拿衣服，結果路上踩到了桃果的衣服摔了一跤就扯破了！』

莉蘿則很適時宜地接在拉普的話後面哭著說：『對不起……桃果姐姐，嗚哇啊啊啊～』

聰樹聽了這話，也有些尷尬地看了桃果一眼，『原來是這樣啊……』

桃果則無奈地交互看著拉普和莉蘿，最後走到莉蘿身邊安撫似地摸了摸她的頭，『沒關係啦……莉蘿也不是故意的。你們出去的時候把我的份也一起帶回來就好了啦……拉普也不要責怪莉蘿了。』

在萬聖節這天，孤兒院的小朋友們都會打扮成奇裝異服，到鄰居家要糖果，有時小朋友間還會競爭誰的糖果更多。因為孤兒院附近的鄰居皆是平時就多少見過小朋友們、還會友善對待他們的人，所以在這種節日也會準備好滿滿的糖果，等著他們到來。不管是小朋友還是大人，說是摩拳擦掌、引頸期盼著這天來臨也不為過。

於是，沒有裝扮的話，在他們的心中就等同於失去了參加萬聖節活動的資格，不但不能上街，也不能要糖果。

『嗯——那～把我的衣服借給桃果好了。我就算不去也沒有關係的～』

聽了聰樹的話，莉蘿也不遑多讓地抬起哭紅的雙眼提議：『……！如、如果要借衣服的話，就穿我的吧，桃果姐姐！』

拉普則不服地哼了聲，朝著桃果踏出一步毛遂自薦起來，『喂，本大爺的衣服最帥氣，桃果還是穿我的吧！』

看著朋友們個個提出自己能夠借她衣服，桃果不禁苦笑地駁回：『不用了啦，你們還是自己好好去玩……』

儘管不能跟大家一起上街討糖果很可惜，但是要藉由剝奪朋友的資格才能上街，這也讓桃果有些過意不去。

拉普像是想到什麼，提出道：『那我們去找老師吧！去請老師幫我們把桃果的衣服縫好，這樣大家就能一起去了吧！』

桃果也不是沒有想過這個選項，然而，這個選項也同樣從她的想法中剔除了出去，『可是就算縫好，應該也很晚了……我們又不能在外面待很晚。』

聰樹困擾地偏了偏頭，『真是束手無策呢……』

即使桃果說了讓其他三人拋下自己去也沒關係，但三人都沒有要離開的意思。這也一定是因為他們依舊不想放棄跟桃果一起出門的希望吧。桃果很感謝他們的心意，但眼下的情況，比起看他們為自己煩惱、愧疚，她更希望他們能夠開開心心起來，像平時一樣高興地出門。

桃果拉起了癱坐在地上的莉蘿，正想要推著他們三人走出孤兒院時，鈴子姐姐正好從孤兒院深處走了出來。她看到本應該出門上街的幾個小朋友們留在孤兒院走廊上，甚至有一個仍在啜泣著，不禁擔心地上前去關心幾句：『你們怎麼都待在這裡呢？發生什麼事了嗎？』

『鈴子姐姐……』

就算是剛剛想要逞強地把朋友們推出去的桃果，在看到鈴子姐姐時也忍不住將整張臉皺了起來。看到可靠大人的安心感，還有因為無法參與活動產生的悲傷，讓她難以輕鬆地將自己的處境說出口。她低垂著一張臉，視線在那件本應穿在她身上的紅色斗篷逡巡不定。

鈴子察覺到桃果的目光，也伸出手來捧起了那件斗篷觀察幾下，隨後便恍然大悟地發出有些惋惜的聲音：『啊……』

桃果稍微瞥了一眼鈴子，隨即又低下頭來，有些愧疚地小聲開口：『對不起……老師們明明那麼用心在準備我們的衣服，但是我不小心用破了……』

鈴子聽了這話，也抬頭來看向桃果。她的臉上沒有責備或失望的神情，只是浮現一抹微笑，伸出手來拍了拍桃果的頭，『桃果不用擔心，這個包在我身上吧。』

『嗯……？』

『你們在這裡待一會，我等一下就回來哦。』

說完這句話，鈴子便起身匆匆跑走。桃果和朋友們面面相覷，不清楚鈴子姐姐想做什麼，只知道如果交給鈴子姐姐的話，事情一定能迎刃而解。所以沒有人不聽鈴子姐姐的話，從原地挪開半步。

過沒多久，鈴子就帶著一張乾淨的床單和剪刀來到了四人面前。正當桃果想問鈴子要做什麼時，便看到鈴子抓起剪刀，毫不猶豫地剪開全新的白色床單，桃果見狀，忍不住怔怔地張大了嘴。就連拉普都驚慌地喊道：『鈴子姐姐，那個床單不是還很新嗎，這樣沒關係嗎？』

『既然是這種時候，也沒辦法了呢～』鈴子語氣輕鬆地說著，『讓桃果和大家露出那樣的表情，就代表現在是緊急時刻！』

在鈴子的巧手下，床單上的布料漸漸減少，期間鈴子不時比對著桃果的尺寸修改，沒過多久，桃果的頭上便罩著一張潔白的床單，眼睛的地方也好好地挖空，不至於讓人看不見路。

儘管只是簡單的床單幽靈。但也毫無疑問地，是今晚這場萬聖派對的『邀請函』。

桃果轉了個圈，身上的床單隨風飄揚，最後她將目光轉向了鈴子，喚了一聲：『鈴子姐姐……』

鈴子碰了碰這隻小幽靈的頭，『雖然暫時只能這樣處理，不過明年會再給桃果做個好看的，好嗎？』

『嗯……！』

『太好了，桃果可以一起出去了——』唸樹見狀，也露出了放心的笑容，接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了幾張小貼紙，邊撕開膠膜邊貼在了桃果身上，『不過這樣可能有點單調，所以我來裝飾一下吧～』

『我、我也來！畢竟桃果姐姐的衣服是我弄壞的……我要把桃果姐姐裝飾得最好看！』

『雖然我沒有貼紙啦……不過我可以在桃果身上畫些東西哦，你待在那邊不要動……！』

『唔……』

最後，只能無助待在原地的白色幽靈桃果，在朋友們的包圍下，蛻變成了五彩繽紛的幽靈桃果。儘管看不到自己的模樣，但是從床單的洞口看到朋友們認真打扮自己的樣子，也能從中感受到朋友們重視自己的心意。她笑了起來，環顧了朋友們，開心地說道：『謝謝你們……』

拉普趕緊拉著桃果的手，『好了好了，我們趕緊走吧！再晚糖果都要被搶光了！』

從後頭推著桃果的駝樹也不忘回頭和鈴子道謝地揮了揮手，『鈴子姐姐，謝謝你～我們走囉！』

『謝謝鈴子姐姐！』莉蘿朝著鈴子揮手後，也牽起了桃果的手走了。

『——很可愛哦。我的寶貝。』

輕盈得如同隨風飄來的聲音，讓桃果忍不住轉過頭去，原本以為是鈴子姐姐說的，但鈴子姐姐已經回去了，身後沒有任何一人。

那句話小聲得幾乎讓桃果以為是自己的錯覺。但是，卻讓她感到有些懷念。

她將聲音拋諸在了腦後，跟上了朋友們的腳步。

2.

現在所在處為XX遊樂園的門前。

因為萬聖節的緣故，遊樂園前擠得水泄不通，放眼望去皆是穿著奇裝異服的人，或許如果真的有非人類混入其中，也不會被人發覺。

「Trick or Treat……」

在個個打扮得一個比一個駭人的人群之間，有個小個子的幽靈晃著身上的白色被單，小聲地喊道。

接在她的話後回應她的，是清脆響亮的快門聲。

「太、太可愛了……請務必允許我畫下來，桃果……」

打扮成魔女的莉紅花頭戴著厚重的巫師帽，一身端莊的黑色禮服，原先應該顯得很有威嚴的模樣因為看到了小幽靈而出現動搖，現在正將手機放橫迅速地拍著照。

桃果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被單上另外用紙箱做成的兔耳朵，小幅度地點了點頭，「嗯……可以哦。」

「好，這是給桃果的糖果哦。」

打扮得就像是默劇表演中會出現的小丑一樣，右京摘下頭頂上的圓帽敬禮示意後，不知從哪裡變出了一盞盛滿糖果的南瓜桶，遞給了桃果。桃果的臉上綻放出驚喜的笑容，一邊雙手捧著南瓜桶，一邊開朗地說道：「謝謝右京哥哥……」

「……萬聖節快樂。」

悶悶的聲音從容貌兇殘、濺滿鮮血的大熊體內發出，接著大熊將手往口袋裡掏了掏，抓出了幾顆糖果，放進了右京送的南瓜桶之中。

桃果看著這隻宛如從恐怖片中走出的大熊行為卻極為木訥溫柔，不禁目不轉睛地看著大熊。莉紅花見狀，忍不住輕輕苦笑出聲。

「阿邁勒，你這樣很熱吧？要不要先把頭套摘下來？」

「……」

沈默片刻，大熊才將自己的頭部往上拔下，露出了阿邁勒大汗淋漓的模樣。她發出粗重的氣息，將頭套夾在了咯吱窩間。

右京也苦笑了起來，看對方不惜這麼累也要穿著，好奇地問了一句，「說起來，阿邁勒小姐為什麼是穿著布偶裝？」

「……不是說最好要扮裝嗎？」阿邁勒說著說著，挪開了目光，「我又不怎麼擅長打扮，穿布偶裝的話，就不用考慮那麼多了。」

「熊熊……雖然很可愛，但是阿邁勒姐姐的熊熊看上去很可怕……」

聽了桃果的話，阿邁勒拍了拍染血的熊腹，「抱歉……因為是萬聖節版本。」

右京語氣輕鬆地笑道：「我剛看到的時候也嚇了一跳呢～但是內在完全就是阿邁勒小姐，所以就安心下來了哦。」

「下次先去我家一趟吧，我來幫阿邁勒打扮看看，這樣就不用穿著那麼厚重的布偶裝了。」莉紅花打量著大熊裝的用料，擔憂地說道。

「謝謝……不過不用太擔心我，這也能算作訓練的一種。」阿邁勒朝著兩人擺了擺手，「馬塚先生的訓練比這個還要更累人，所以這不過是小事一樁。」

桃果看著阿邁勒，難以置信地喃喃道：「比這個還要累人嗎……」

接著，像是想到什麼，莉紅花從披風內側拿出一盞和右京相似的放滿糖果的南瓜桶，遞給了阿邁勒，「對了，這個是阿邁勒的份。萬聖節快樂。」

阿邁勒先是下意識以為糖果是拿給桃果的而沒有反應過來，過了片刻才恍然大悟地指了指自己，疑惑地說道：「……？我嗎？我又不是小孩子，給桃果就夠了。」

「但是阿邁勒感覺應該沒怎麼體驗過萬聖節……」莉紅花的嘴邊浮現一抹微笑，「所以就當作我想要讓阿邁勒體驗看看萬聖節的氛圍吧。」

……這話倒也沒說錯。阿邁勒回想了當時和眾人一起討論萬聖節出去玩的事情，自己對於萬聖節的知識僅是一知半解的這件事或許也不經意地透露給他們了吧。儘管覺得自己應該已經過了提著這東西到處走的年紀了，但也不好意思婉拒他人的心意，只好尷尬地將南瓜桶收了下來。

右京在旁欣慰地看著此景，不知從哪變出了糖果，跟著放進阿邁勒的南瓜桶中，「我也給阿邁勒小姐糖果吧。」

怔怔看著糖果掉進南瓜桶的阿邁勒，突然後知後覺想到，「等一下，你只和我差一歲吧。」

「啊，不好意思，說起來確實是這樣呢。」右京就像是這才注意到的樣子，啊地張大了嘴，接著露出老爺爺般的慈祥笑容，「不過我有度過萬聖節的經驗，所以我在萬聖節上應該算是阿邁勒小姐的前輩吧。」

「萬聖節的前輩……？」桃果對著這個詞不解地歪著頭。

「說到這個，你們知道萬聖節的來源嗎？」

似乎是因為提起了萬聖節，右京像是想起了什麼，亮起了目光看向眾人，「雖然說法眾說紛紜，不過大家都一致地認為萬聖節的這天亡靈和已逝之人會回到人世間所以人們會戴著面具或是扮成惡鬼嚇唬亡靈及驅魔雖然萬聖節是流傳於西方的節日不過因為當年基督教的教義並不崇信妖魔鬼怪並不是很鼓勵這項節日所以在七世紀……」

阿邁勒趕緊往口袋裡掏了掏，塞進了右京的手中，打斷了他的話，「……糖果給你。不要再說了，快點進去吧。」

伴隨著阿邁勒的這句話，桃果和莉紅花也紛紛將糖果放在了右京的手上。

「雖然我對右京哥哥說的內容挺感興趣，不過放到後面去吧……」

「我同感。」

「欸？我明明不是在惡作劇……」右京見狀不禁失笑，本來還想說什麼，但看了看手錶，便釋懷地切換狀態，收下糖果後說道：「但，好吧，再不進去確實就沒有時間了。」

就這樣，在一番寒暄之後，四人才終於踏進了遊樂園的大門。

3.

「哇……！」

「啊……！」

因為突然在眼前放大的猙獰鬼臉，讓桃果和莉紅花一時間嚇得抱在了一塊，而有著鬼臉的男人身穿著染血的拘束服，臉上破爛得不見原樣、從裂口中還可以看到底下的肌肉組織。男人手持著電鋸，從路上竄出來向著他們一夥衝了過來，似乎覺得桃果和莉紅花的反應讓人很有成就感，更加張揚地湊在兩人面前揮舞著電鋸。

桃果直接躲在了莉紅花的身後，莉紅花則一邊發抖一邊掩護著桃果，游移的目光像在尋找退路而不知所措著。就在彼此僵持不下時，有隻大熊介入了莉紅花和怪人之間，低著頭俯視著怪人。

怪人正想跟著用同樣的招數嚇唬大熊，然而，大熊毫不懼怕，依舊以那副威壓朝著怪人步步進逼，不輸怪人的腥紅面龐張開血盆大口，眼看就要撲向怪人，怪人見狀，怔了片刻，接著便調頭，抓著電鋸轉而尋找別的目標嚇唬。

桃果喃喃地道：「跑了……」

莉紅花也難以置信地看著對方的背影：「真的跑掉了……」

「那個應該是這裡的工作人員吧，裝扮真的很逼真嚇人呢。」右京在旁輕笑著，目光瞥向了大熊和其身後的魔女和幽靈，「看來就算在他們的眼裡，阿邁勒小姐的打扮也是格外駭人。」

桃果還驚魂未定，抓住了阿邁勒的衣服，兩眼發光地說：「謝謝阿邁勒姐姐……阿邁勒姐姐，好強。」

莉紅花清了清嗓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抱歉……讓你看到了失態的地方。」

阿邁勒搔了搔熊頭，從布偶裝傳出沈悶的聲音：「我只是下意識以為那個不是人，所以一時反應過度了。近看的話，就是人類沒錯呢。」

「畢竟演技很逼真呢……」

「感覺都分不清是不是人類了……」

聽到桃果這麼說，右京也才注意到，這裡的人都是親眼見證過非人類的存在，也就是說，是不會對於難以理解的事物下意識持以否定態度的人。如果是阿邁勒的話，會因此大驚小怪也不難想像了。

儘管在這裡大不了可以說些讓她們安心的話，告訴他們這裡的鬼怪都是工作人員扮成的，但作為一名學者，擅自做下這種結論也有些欠缺考量。

右京最後慎重地開口道：「不過，萬聖節本來就是亡靈或已逝之人回到人世間的日子，說不定真的能看到非人類出現呢，得睜大眼睛確認才行了。」

「我已經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開玩笑了……」

莉紅花啞口無言地看著右京，而右京的這番話似乎觸動了桃果，只見桃果垂著頭，小聲喃喃地道：「說不定可以見到媽媽……」

被桃果抓著的阿邁勒，聽了這話一時間定在了原地，像是不知道怎麼安慰桃果一樣，兩手放在半空中不知道要不要觸摸桃果。

莉紅花也伸出手來輕拍著桃果的頭，輕聲地肯定她道：「說不定能看到呢。」

園區內隨處可見走動的臨時演員，因為他們的行動模式不像周圍的行人一樣固定規律，所以看上去更為顯眼，反而能夠看出是工作人員。但其中也不乏裝扮得極為用心的遊客，還會被不知情的其他行人當成工作人員叫住拍照。

莉紅花牽著桃果的手走在路上，桃果似乎是因為右京的話，比剛才更努力地左右環顧，莉紅花苦笑地看著這樣的桃果，內心也不禁想為桃果加油。

就在這剎那，一抹身影與莉紅花擦身而過。她下意識地回過了頭，身穿著吸血鬼服裝的銀髮男人正好偏過頭來，以猙獰的面孔嚇唬著遊客們，引得遊客們尖叫連連。

4.

『吸血鬼的打扮很適合你呢。』

在熟人舉辦的萬聖派對中，早早就知道對方受邀的莉紅花在看到卡米洛的身影並沒有特別驚訝，反而驚喜地朝他揮了揮手走去。卡米洛穿著與平時有些相像的白色襯衫，披著黑色紅底的斗篷，對著莉紅花露出微笑時，白色的獠牙若隱若現。

『你看得出來呢，我是扮吸血鬼沒錯。』

『孟克也描繪了很多和吸血鬼有關的畫作，所以稍微了解了一下。』

『是呢，雖然我覺得孟克所描繪的吸血鬼，更加強調戀人間的惺惺相惜……現在的吸血鬼形象主要源於布拉姆·斯托克所著的《德古拉》……』說到這裡，卡米洛以輕笑一聲打斷了後話，有些抱歉地說，『不，話題扯遠了。你所扮的魔女果然也很適合你，很好看。』

『謝謝你。』聽了這話，莉紅花拉了拉身上典雅的黑色洋裝，有些愧疚地說，『……就連這些衣服也是跟你借的，真是過意不去。』

在收到邀請函的當下，莉紅花便第一時間和卡米洛匯報了這件事。由於擔心自己的義大利語還不夠精通，所以她本來考慮著推辭這件事，但在卡米洛的勸說與陪同下，最後她還是選擇了出席。除此之外，卡米洛甚至還借了她用來出席派對的衣裳。

之所以會是魔女的打扮，據卡米洛所說，是因為「能用畫筆畫出如此打動人心的作品，不就像是揮動魔杖的魔女嗎」。

『不用在意那些事，朋友有難本來就要互相幫助。』

卡米洛和正好經過身邊的服務生打了個招呼，拿走對方托盤上的兩杯紅酒後，轉頭看向莉紅花，像是要說沒有那回事一樣地搖了搖頭，並露出友善的微笑，『而且這場派對的主人也是在業界中相當出名的藝術家，如果能夠搭上線，這會有助於你的成長。作為贊助你的人，我也有這份義務。』

『話雖如此，總感覺我好像總是受惠的一方……』

『那些都是你應得的，莉紅花。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應有的付出，再說了，我也很享受打磨你這顆原石的过程，所以還請不要剝奪我的這份興趣。』他將其中一個盛滿紅酒的玻璃杯遞給了她，『要喝喝看嗎？』

她猶豫地看著他遞來的紅酒，不知道該不該伸手接下。她並不是不喜歡喝酒，只是以她出生的國家法律來看的話，她還沒到達法定的飲酒年齡，然而單以義大利的法律來看，她卻已經超過了，處在這種尷尬的年齡層，讓她的難以越過心中的坎。

卡米洛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輕笑了起來，『酒精含量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高。別想那麼多，就當作嘗試的一環吧。就算發生什麼事，還有我在你的身邊。』

『既然卡米洛先生這麼說的話……』

或許是他的話讓她多少感到放心，她接過了酒杯，在他的視線下戰戰兢兢地淺嚐一口，帶著酸甜香氣的苦澀口感滑過喉嚨，味道比起她所想像的還要溫和許多，讓她嚇了一跳。下肚的紅酒在胸口發熱，別說會喝醉，或許還因此提神了不少。

注意到莉紅花的反應，他像在說「你看」一樣聳了聳肩，『沒有那麼壞對吧？』

她點了點頭，手上轉著酒杯端詳著酒液，還在回味著剛才留在舌尖的味道，喃喃地道：『我或許蠻喜歡紅酒的……』

『這樣啊，我會記住這點的。』

他帶著笑意這麼說後，也將酒杯靠在嘴邊，血紅色的酒液從雪白的獠牙間流過，不經意地沾附在了嘴角邊，他似乎注意到了這點，順勢伸出舌頭舔了舔。

回過神來，他才注意到目不轉睛盯著自己的莉紅花。

『怎麼了？我的臉上沾到什麼東西嗎？』

『啊，抱歉！』

儘管嘴上驚慌地這麼說道，她也沒有挪開目光，只是有些神奇地看著他：『總覺得卡米洛先生喝紅酒的樣子真的就像吸血鬼一樣……』

『什麼？』

沒有想到對方會這麼說，他愣了一下，隨即感到有些好笑，忍俊不已笑了出來，『這樣嗎？那我真是選對了主題呢。』

莉紅花看到對方笑起來的樣子，似乎是覺得他很喜歡這樣子的稱讚，也露出了微笑，繼續點著頭誇讚地道：『就算你說自己真的是吸血鬼的話，也不會有人懷疑的。』

聽到她變本加厲的讚許，他笑得更加厲害，不禁掩著自己的嘴輕笑了起來，稍微平靜下來後，他再次帶著笑意看向身旁的莉紅花。

『那，如果我真的是吸血鬼的話，你願意跟我一起成為吸血鬼嗎？』

『欸？』

『你看，吸血鬼可以藉由吸血，將他人變成自己的同伴吧。』他揮著手指舉起例來，同時還不忘說服人來，『只有自己當吸血鬼想必很孤單吧，但是，如果有你陪在我身邊的話，我一定就可以承受得起那份孤獨了。』

『我也變成吸血鬼嗎……』

莉紅花聽了這話怔了怔，垂下的眼眸似乎像在很認真的思考般。他看著為了這個問題深思熟慮的莉紅花，不自覺想要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然而，在那瞬間抬起頭來的她，眼底卻流露出一絲愧疚，讓他的手霎時停在了半空中。

『啊，那個，雖然卡米洛先生這麼說讓我很高興……但是請容我拒絕。』

像是沒有想到會被拒絕一樣，他的臉上出現了一瞬間的錯愕，但很快地便收起了手，重新換上一如既往的笑容，無奈地笑著喃喃：『這樣啊……』

『如果我要當吸血鬼，為了生存，可能就需要強迫別人給我血液。一想到這點，就覺得有些不太舒服……』

『……嗯，你說得對。是很殘忍呢。』

他的臉上依舊帶著笑意，也正常地附和著她的話，但目光卻偏了開去，沒有看向莉紅花，而是垂落在了紅酒中。

就算再遲鈍，莉紅花也能隱約感覺到自己或許說錯了話，或是自己的話沒能滿足他的預期。是哪裡說錯了嗎？不如說，她沒想到只是隨口聊的話題也能讓他不高興起來。讓自己重要的朋友如此傷心並不是她的本意。

要怎麼做才能讓他心情好一點？

她思考著該如何做才能安慰到他，思忖片刻，她雙手捧著紅酒杯的高腳，放到了他低垂的視線前方。

經過這一舉動，他的目光總算看向了她的，似乎是摸不著頭緒，看著她的視線帶著疑惑與不解。而莉紅花則微微笑了起來，帶著半安撫的語氣說道。

『……但只要我還是人類，就算這個世界沒有人願意給你血液，至少還有我一個人願意將血液提供給你。』她努力地訴說著，就像是想要把自己的心意傳遞一樣羅織著話語，『雖然不能以你希望的方式留在你身邊……但我的血液可以全部奉獻給你。』

那一定是與他所想的完全相悖的一條路。

既不符合他的期待，也不能滿足他的需求。這僅僅是兩個人之間想法的碰撞，同時也是一場渴求著另一方能夠接納自己想法的拉鋸戰。就如同卡米洛訴說著自己的理想一樣，莉紅花也在講述著自己的願景。

她緊張地看著友人的模樣，擔心著對方仍舊悶悶不樂的樣子。然而，最後他的臉上緩緩地勾起一道弧度，像是被逗笑般，微笑著將莉紅花手上的酒杯接了過來。

『……謝謝你，我的朋友。這對我來說是相當可貴的話語。』

那就像是要將陰霾一掃而空的笑容，讓莉紅花放下心中的大石鬆了口氣。似乎是因為心情好轉了些，他這才注意到莉紅花方才僵硬不安的模樣，愧疚地苦笑起來。

『抱歉，讓你為難了……我沒有這個意思。』他頓了一下，像是在思考著什麼，半是出神地說道：『不過……我一定會想，如果能在變成吸血鬼之前和你相遇就好了呢。』

她眨了眨眼，接著試圖露出要讓他放心的笑容，肯定地道：『那麼現在的話，還來得及呢。』

『……』他沈默片刻，才微笑起來附和道：『嗯，是啊。』

『啊，對了。』

她像是要緩解氣氛般，臉上掛著尷尬的笑容，從斗篷中取出一支魔法棒，『既然我都扮成魔女了，就來做點像魔女的事吧。』

『嗯，請。』因為魔法棒也是他所準備的，所以他只是露出饒有興致的笑容看著她的行動，『你要做什麼呢？』

『那……』她用魔法棒敲著卡米洛手中的玻璃杯，口中振振有詞地迅速說了一串咒語般的詞句，最後保持微笑收回了魔法棒，『這是能讓卡米洛先生從吸血鬼變回人類的魔法。』

他聞言怔了怔，臉上的笑容一時間被驚訝的表情所取代，就像是不知道該做何反應一樣，眼底裡流露出些許猶豫。莉紅花以為他不喜歡，正想說些什麼時，他便先一步露出苦笑，指了指身上的吸血鬼裝，佯裝困擾地開口。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立刻脫下這套衣服了？』

她愣了半拍，才察覺到他的意思，慌張地揮動著魔法棒，『啊，那個，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做做樣子……』

『我開玩笑的，你不用那麼認真。』

他一改剛才的煩惱神情笑了起來，拿起剛剛被她施了魔法的紅酒杯一飲而盡，拿開酒杯後的他，最後朝著她偏著頭莞爾一笑。

『——如果我真的變成吸血鬼的話，就對我施展同樣的魔法吧，莉紅花。』

5.

莉紅花還在怔神的時候，便感到有股力道拉扯著自己的手，往下一看，桃果擔憂地看著莉紅花，像是不知道為什麼她會愣在原地：「怎麼了，莉紅花姐姐？」

莉紅花立刻露出無需擔心的笑容，緊緊牽著桃果再次邁開步伐。

「沒事，只是我看錯了。」

在穿越過長長的遊行步道後，四人終於走到了遊樂園引以為傲的主題鬼屋。雖說是鬼屋，但裝飾得卻比想像中還要色彩繽紛，光是纏繞在的建築外的燈飾似乎就已經足以驅散黑夜。

然而，他們光是站在門外就能聽到建築內接連傳出淒厲的悲鳴，就像是發生了什麼不妙的事一樣，真實深切得讓人不禁跟著起了雞皮疙瘩。

「……我們等等也要進去裡面嗎？」桃果不安地摸了摸頭上的兔耳朵，望著其他幾個大人。

「雖然不進去也沒關係……但實話說，我還蠻有興趣的。」右京托著下巴喃喃地說，最後像是為了不給他人壓力般微笑起來，「不過最後還是看各位的意願，如果不想去的話不去也可以。」

「我可以進去。」阿邁勒看著眼前的鬼屋，就像是在看著沒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一樣不動聲色，「如果發生什麼事的話，我會保護好你們的。」

「太好了，真是可靠呢，阿邁勒小姐。」

莉紅花起初露出猶疑的神情，但最終還是妥協地說：「既然阿邁勒這麼說的話，我也進去看看吧……」

桃果跑過去抓住了阿邁勒的布偶裝，「有阿邁勒姐姐在的話，就沒關係……」

「那就決定好了呢。我們走吧。」

四人排進水泄不通的排隊人潮中，趁著這個空檔，一起觀看了鬼屋目前的主題。

玩家一行人被困在了夜深人靜的美術館內，在廣闊無人的館內尋找著出口，但卻發現這個美術館並不是完全「無人」。會突然微笑眨眼的畫作、會走動的雕像、曾經在這個美術館中因為恐怖攻擊死去的冤魂、從異樣的非人道實驗設施跑出的殭屍，似乎都將玩家們當作久違得到的玩伴一樣玩弄起來，直到——玩家也成為他們的一夥為止。

「『『『……』』』」

在交相沈默的氛圍間，莉紅花小聲地評價道：「這個故事好像有點熟悉……」

「啊，在下面確實這麼寫著呢。」

右京指了指劇情簡介下的小字，上面寫著「以埃特爾諾美術館的襲擊事件為原型」。

「『『『……』』』」

阿邁勒不以為意地嗤之以鼻，「連這種東西都能拿來創作成劇本，真是無聊。」

「不過因為是我們了解的故事了，所以也比較不會感到不安吧？」在一群啞口無言的大人之中，反倒是桃果露出躍躍欲試的模樣，「而且，會讓我回憶起媽媽的事，所以我不會害怕的！」

「桃果……」

右京也欣慰地看著桃果，伸出手來摸了摸她的頭。接著，像是想起了什麼「啊」地一聲。

「說起來，在那個靜止的世界中，應該是找不到鬼屋的資料吧？」

6.

「啊啊啊啊啊——」

桃果稚嫩的嗓音以淒慘的方式迴盪在整個空間中。她有時躲在阿邁勒的身後，而阿邁勒上前驅趕怪物的時候，她又跑到了莉紅花的背後。

……因為是他們經歷過的事件，所以本來以為會對這個鬼屋感到熟悉。

——本應是如此。

然而，昏暗得幾乎不見五指的燈光，加上血液飛濺得更為觸目驚心的地板和牆壁，還有個個撇除藝術觀點也很詭異嚇人的畫作，早就看不出是以埃特爾諾美術館為原型了。

不過所謂的改編的確就是如此，僅僅只是取其骨架來填塞血肉，看不出原型也是在情理之中。更何況是要改編成鬼屋的主題。大人們多多少少都感受得到事情不會這麼單純，不過確實也抱持著不戳破桃果幻想的念頭。

而桃果原先還滿心期待的走進鬼屋，到了途中經歷了每遇到一次怪物就會放聲尖叫的過程後，也開始精神疲憊了起來。

除此之外，她待在莉紅花身邊的時候，由於莉紅花會下意識地對陳列在美術館中的畫作產生興趣，結果兩人往往會一起被突然動起來猙獰跳出的畫作嚇得半死。

待在阿邁勒身邊的時候，儘管阿邁勒讓人十分安心，但她對待怪物總是採取打算上前戰鬥和威脅的態度，反而讓在一旁看著的桃果擔心會發生什麼事而忐忑不安起來。

最後，最氣定神閒的反而是右京。右京在被鬼怪嚇唬的瞬間雖然會身子一震，但隨即便平淡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很快地安撫好自己差點跳出的心靈，並冷靜地對著鬼怪稱讚道：「真的是好逼真啊，我都被嚇到了呢。」

「……右京哥哥，你是不是不太害怕恐怖類的東西？」桃果從旁看著在觀察牆壁上碑文的右京，啞口無言地說。

「嗯？沒有啊。我還是有被嚇一跳哦。」這麼說著的反京，看了桃果一眼，像在說著沒那回事般微笑了起來，接著目光又轉向碑文上，認真地端詳後說：「這裡的碑文是拉丁語呢，不過用詞好像不太精確，不知道能不能跟營運方反應這件事。」

「你也這麼覺得嗎？」莉紅花聞言走了過來，「雖然這裡的畫作有參考好幾幅朱塞佩·阿爾欽博托的畫作，不過似乎都是仿畫，細節的地方搞錯了許多，我也正想著要不要反應呢。」

阿邁勒剛趕跑一個來嚇唬的妖怪，走到兩人身邊，無奈地抱怨：「你們對一個鬼屋要求太多了吧……」

「抱歉，這可能是一種職業病吧。」右京回過神來，不好意思地笑道，「我們趕緊去找出口吧。」

就在四人正要邁開步伐時，從遠處忽然傳來幾道不像人類發出的聲音。讓眾人不禁停住了腳步，面面相覷起來。

就連阿邁勒聽了這聲音，臉上都有些蒼白起來，「……應該不會連這個地方都還原吧？」

右京平靜地分析起來，「不會吧……我記得那起事件的目擊證詞都沒出現那個東西，應該只有我們知道才對啊。」

回過頭去的桃果，抓了抓莉紅花的衣服，「你、你們看……」

聽了桃果的話，其他三人才跟著戰戰兢兢地轉過頭去。前所未有的警戒狀態讓每個人的腎上腺素急速飆高，急趨加速的脈搏跳動聲幾乎要分不出是誰身上傳來的。

而那抹藍色的身影，就這樣帶著兇猛的咆哮聲，朝著幾人狂奔而來。那如箭矢射出般迅猛的速度，不用過多久就會跑到幾人身邊。

「啊、啊啊啊——」

莉紅花只是看了一眼，便趕緊抓著桃果的手往來者的反方向跑去。阿邁勒也神情驚恐，她看了眼追趕過來的那東西，再看了眼莉紅花跑走的方向，最後快速地瞟了眼右京：「我們也跟上吧！」她這麼說著，便追隨著莉紅花的步伐遠去。

右京朝著阿邁勒點了點頭，也準備跟著阿邁勒一起逃跑，但從下面傳來的另一股拉力，瞬間將他拖倒在地。而在右京吃痛地從地上抬起頭時，眼前已經看不到阿邁勒他們的身影了。

他低下視線，看向自己的腳邊，只見不知什麼時候，有個鬼魂抓住了他的腳，看著和自己變成同一視高的右京，作勢就要爬到右京的身上。

「我好恨啊——」

「啊，不好意思，請您冷靜一點……」

鬼魂籠罩在右京的身上，濃厚茂密的長髮披散在他的臉龐，讓他一陣發癢，不禁想要打起噴嚏來。

從遠處漸漸靠來的怪聲，就在自己身邊威脅著自己的鬼魂，以及跟丟的同伴們。儘管很不合時宜，但右京還是不免想自己怎麼去哪都不太走運的樣子。

就在那剎那，壓在身上的鬼魂突然一個踉蹌，晃了晃身子，往旁邊倒了過去，右京也因此恢復了自由。但還沒恢復多久，自己的腹部上又出現了別的東西，讓他無力地啊了一聲。

他往上面一看，只是粗略瞥了一眼就差點讓他嚇了一跳，那抹藍色的身影就立足在他的身上，朝著那個倒在地上的鬼魂鳴叫起來。

但是仔細一看，那是隻身上綁著好幾盞藍色燈飾的獵犬，看上去和他以為會看到的怪物相差太多了。

「為什麼這裡會有狗？！」

他聽到抹著特殊妝容的鬼魂詫異地這麼高呼，也漸漸地整理起狀況來，他一邊坐起身來抱住那隻狗，一邊對著鬼魂說：「大概是被哪位客人硬帶進來，或是擅自闖進來的吧。」

「有可能……啊，我怎麼擅自跟你聊起來了。」鬼魂抓了抓披頭散髮的頭，站起身來，看上去不甘示弱地說：「不對，你倒是更驚訝一點啊！剛剛的反應也很平淡，你沒有害怕的神經嗎！」

「沒有那回事，我有嚇到哦。」

「哪裡啊！」

「不過，鬼魂這類東西本來就是死去的人類變成的。所以要說害怕的話，倒也還好……」

說到這裡，右京不禁頓了頓，接著緩緩微笑起來。

「我可能也有想見到的鬼魂，不過，見不到會比較好。」

鬼魂看上去很受不了地甩了甩手，「到底是想見還是不想見？」

右京有些抱歉地苦笑了笑，嘆了口氣，接續道。

「我是想再見他們一面，但我不太想和鬼魂的他們相會。」

7.

『爸爸，人死後會去哪裡啊？』

年幼的右京從棉被中探出頭來，朝著在床邊翻著童話書的父親問道。

經常在各國飛來飛去所以鮮少回家來的父親總是會留下來陪著右京入睡，就算要離開也會待到隔天早上起來再走。這對年幼的右京來說是彌足珍貴的時光，他想著只要自己再多醒一會，就能多擁有父親一陣子，而父親似乎也察覺到了他的心思，總會在右京的床邊說著故事，有時是童話故事，有時是自己這幾年到處冒險的經歷。右京起初聽得很起勁，但最終也會因為太過消耗體力而睡了過去。

蒼大聽到右京的問題，反倒露出爽朗的笑容，他得意地讚許起自己的孩子：『哦？右京也到了會對這個問題感到好奇的年紀了？不錯啊！』

雖然不是很明白，但被父親誇獎了，右京也不免露出羞赧的神情，開始解釋起來：『因為班裡有人的寵物過世了……然後老師說，他的寵物一定會變成天上的星星守護著他的，讓他不要擔心。所以我就想，人死後也會變成星星嗎？但是，問了好多人，大家的回答都不一樣……』

有的同學說，人死後會變成孤魂野鬼徘徊人世。有的同學說，人死後會變成會到天堂或地獄。有的同學說，人死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大家說的都不一樣，所以右京實在無法確定哪個才是正確答案。但是，他的爸爸不一樣。因為爸爸博學多聞，什麼都知道，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所知最聰明的人。如果是爸爸的話，一定能知道正確的答案。

蒼大摩挲著下巴，一副思索的神情，『雖然我沒經歷過所以也不能準確地回答你，不過……人死後會變成星星，確實有傳說是這麼記載的沒錯。』

右京聽父親這麼說，眼睛都亮了起來，『那我想的是對的吧？』

『不過，』蒼大沒有肯定右京，而是從理論的角度來解釋，『星星原則是所謂的恆星，就跟太陽很像哦。你看，太陽也亮亮的對吧？』

『嗯……』

右京聞言皺起了眉頭來，就像是因為過多相互矛盾的悖論而暈頭轉向，蒼大見狀輕笑了聲，『但我覺得人死後確實會到天上哦，雖然不是變成星星。』他伸出手來，摸了摸右京的蓬鬆的頭髮，『所以就算死了，也會在天上繼續守護著重要的人們。』

『那為什麼會有人說，人死後會變成鬼？』因為蒼大的溫柔撫摸而變得有些想睡起來的右京，揉了揉眼睛，微聲問道：『所以鬼是不存在的嗎？』

『嗯……也有說法是說，因為這些人對於人世間還有留念，不願就這麼去到天上，想要在人間把未完的事做完，才會繼續留在人間，結果變成了鬼。』蒼大這麼說完後，隨即又明快地接續道，『這充其量只不過就是一種說法。畢竟誰也沒經歷過死亡。但是，如果你願意這麼相信的話就會是這麼一回事吧。所謂的傳說，就是採取自己想要相信的版本，繼而流傳下去。』

右京對於蒼大的回覆感到有些迷茫，『這樣不就沒有正確答案嗎？』

『雖然說的像是沒有正確答案，但同時答案也很好找。只要你認為是，那麼那就是。』

『那我……想要相信爸爸媽媽之後還是會在天上看著我的那個故事。因為天上很漂亮，我想要爸爸媽媽待在漂亮的地方。』

說著這話的右京伸出手來抓著蒼大的衣袖，和他說出的話不同，他眷戀不捨的態度反倒更像是想放自己的父親離開一樣。蒼大看了眨了眨眼，發出了爽朗的笑聲。

『那麼，我們就會待在那裡。』

蒼大回握住右京的手，寬大的手掌輕易地將小巧的雙手包裹在掌心中，而他的嗓音卻溫柔得像是對待著易碎品般，又像是想要引人進入舒適的夢鄉般。

『因為那是我們右京所希望的，對吧？』

8.

不知不覺陷入回憶的右京突然回過神來，才有些愧疚地笑了起來。

「不好意思……總之，因為這樣我才不怎麼害怕鬼怪。」

「……」

然而不管等多久，回應他的都只有一片沈默。他尷尬地眨了眨眼，再度看向眼前跟自己聊天起來的鬼魂，只見對方像是因為美杜莎的目光化為石像般，怔在原地一動也不動。

是因為自己的話題太難接了嗎？

「請問……？」

他伸出手來搖了搖對方的肩膀，結果鬼魂站在地上的雙腳就像是沒有使出任何力一樣，居然宛如軟骨動物一樣腳軟癱倒在地。

右京詫異地呆立片刻，接著將目光轉向旁邊的獵犬，蹲下身去將它抱在懷中確認，但從獵犬身上卻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氣息，不但不會掙扎，也聽不到那熟稔的狗吠聲，留給他的只有一片寂靜。

寂靜？

他重新站起身來環顧四周，周圍的狀況出現了明顯的異狀，用來增添詭譎氣氛的漂浮燈光固定在了半空中，從剛剛開始就讓他們感到心慌害怕的背景音樂已經消失了。他看向自己的手錶，停止的時針就像是壞掉了一樣。

「這也是……鬼屋的演出效果嗎？」

就在這時，有好幾道黏稠的聲音滴落在地板上，就像是在地上拖曳而行似的，讓人下意識地感到背脊發涼。

他回過頭來，只見擺放在牆壁上的畫框一齊慢慢地滲出血來，在地板上滴滴答答地形成血泊，而畫框中的人臉邊露出開裂到顴骨的笑容，邊緩緩地從畫框中浮現而出，將身子探出了畫框外。

而跨出來的怪人們，紛紛將視線鎖定在了右京身上，爬行在地板上挪移過來。

「……這比剛剛看到的還要驚人啊。」

方才莉紅花也有在好幾幅畫前駐足，但只是被突然變形的畫作嚇了一跳，還沒遇到畫中的東西從畫框中跑出來。

右京稍稍地退後幾步，而在那群從畫作中跑出的怪人中，有名舉著電鋸朝這裡走來的彪形大漢，電鋸啟動時所發出的刺耳聲響縈繞在耳畔，就連沒有啟動的時候都彷彿能夠聽到鏈鋸摩擦的餘響。

右京起初以為那就像是在街上看到的工作人員，本來沒有特別給予反應，但五官血腥猙獰的男人卻舉著電鋸揮向了右京。右京在電鋸揮到眼前的瞬間，直覺地感受到了不妙，才險些避了過去，最後因為沒能把握好閃避的力道而往後倒坐在地上。

喇。

被電鋸砍落的細髮掉在張開的雙腳間，而眼前的男人不但不以為意，甚至還有些可惜地用纏滿繃帶的臉瞪著右京。

他在須臾間便明白了。

那和他至今為止遇到的工作人員不同。久違地面對這樣直接裸露的惡意，轉變成警戒的狀態並沒有他想像得這麼慢。

他翻了個身站了起來，往著反方向的長廊逃了過去，從背後傳來緊追不放的電鋸聲與沈重的腳步聲，甚至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他所不願去想像的詭異聲響緊追在後。他奮力地加快速度，在長廊的盡頭拐過了彎，趕在被看到身影之前抓住一扇門衝了進去。

他用身體抵住門，看了看房間內部，看來應該是用來充作待客室的房間，從有精心裝飾的這點來看，應該也是這個鬼屋的使用場景之一。

隔著門還能聽到電鋸拖在地上的沈悶聲響，靜謐的空間就連自己的呼吸都感到嘈雜起來。他用手按住了口鼻，盡量將聲音壓到最低，直到外面的聲響逐漸遠去為止。

他從口袋裡掏出了手機，想要呼叫不知道在哪裡的同行人們，但手機別說沒有訊號了，就連打開都有問題，畫面定格在了剛剛看到的頁面無法翻動，可以說就跟裝飾品沒什麼區別。

他的心陡然下沉，但越是這種時候更應該維持冷靜。他用力抓緊手機，彷彿只要稍微一鬆就會忍不住顫抖般。他最後將手機放回了口袋。

他本來以為自己又再度身在了靜止世界中。但有些不一樣，除了他搞不清楚發生的契機外，還有從畫作中跑出的怪人。那是他在那個美術館中沒有見過的畫面。

能夠想到的原因，可能就是他真的撞鬼了。和靜止世界無關，他是真的在這個萬聖節之夜被拖進了異世界中。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還真是無計可施。

「該怎麼辦才好呢……」

彷彿只能在這裡等死的虛脫感，讓他頓時鬆了口氣，就連緊張的情緒都讓他感到乏力，他幾乎是半放棄地靠著門板癱坐在地上。

「……也沒辦法了，來看書打發一下時間吧。」

他悠哉地將手掏進口袋，打算取出今天出門前放在裡面的文庫本，然而就在那時，有一枚金幣跟著他的動作掉了出來，在地上發出清脆細微的聲響。

他怔了片刻，才撿起了掉落在地上的金幣。

——『這可是一枚紀念金幣噢，之前在外面考古的時候拿到的，從那之後就偶爾會擲骰硬幣來決定一些事情了。』

——『雖然不是說經常會這麼做，但有時候把一些事情的選擇權交給命運來決定也是挺有趣的，不覺得嗎？』

千里小姐的聲音在那剎那浮現在了腦海中。

即使是現在，右京依舊能夠輕易地回想起她邊說著這話邊丟擲硬幣的模樣，以及那爽朗明快的嗓音。

他雙手緊握住了那枚始終都沒能歸還本人的金幣，深深吸了口氣。

「千里小姐……請借給我力量吧。」

儘管這只是他的盲信也好，就算這不過就是機率學統計下得來的結果。

在這一刻，他的命運就是「岸本千里」。

「我應該留在這裡嗎？」

他喃喃地說出自己的問題後，朝著半空中丟擲出金幣，發出清脆聲響跳起金幣折射著點點光芒墜落後被右京按在了手背上。

反面。

「我應該離開這裡嗎？」

正面。

他補充了幾個字，再次詢問：「我應該現在離開這裡嗎？」

反面。

他正想問什麼時候才能出去，便聽到門後隱隱傳出不像人類會發出的嘶鳴聲，緊接著，便感受到狠狠的重響用力拍打在了門板上，讓他險些放任門就此被撞破。他趕緊將體重按在門板上，抵擋住壓力，而那陣衝擊並沒有持續太久，伴隨著嘶鳴聲逐漸遠去。

就這樣待了有幾分鐘後，他邊鬆口氣，邊重新問出問題。

「……我現在可以離開了嗎？」

——正面。

正面。反面。反面。

一路上他遵循著金幣的指引，拐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彎。如果是原本遊樂園設計的鬼屋，構造應該沒有這麼複雜，但看來是因為在異世界的關係，就連建築結構都被扭曲了。

反面。正面。反面。

逃跑的路上意外地順利，讓他一度以為自己早就脫離了險境，但只要自己稍微遲疑，從背後追來的怪物就會急起直追趕了過來。

在這趟漫長奔逃的盡頭，他看到了前方出現了一扇門，外觀就和進入鬼屋前從導覽上看到的出口長得很是相似。

「這是出口嗎？」

正面。

「我可以從這裡離開嗎？」

正面。

沒想到能夠抵達出口的喜悅，讓他一直隱忍著的疲憊湧上心頭，他的臉上不自覺地揚起放鬆的笑容。不過得趕快才行，不然不知道什麼時候，那些怪物又會再度追上來。

正當他上前抓住門把時，從背後隱約傳來了舊書特有的氣味。有些腐蝕的紙頁氣味與飄散在空氣中的咖啡味，讓他頓時回想起了過去的時光。

在他們的秘密基地中，總是會散發出這種味道。那是他們親手打掃、整理過，並在裡頭反覆對著上萬本古書上下鑽研內容的研究室。

「……千里小姐，我可以轉過頭去嗎？」

反面。

反面。

反面。

反面。

不管怎麼骰都只能出現反面的金幣，就算以機率學來解釋都太過於巧合。

然而，只有這次他想要違逆金幣的指示。

他忽略了金幣的警告，緩緩地轉過頭去。

10.

「——原來你在這裡！」

聽到了這道聲音，右京睜開了眼，接著便看到視野裡出現的是阿邁勒的身影。她看上去很是著急地抓住他的手，脫下布偶裝的臉大汗淋漓，就像是經過劇烈運動後的樣子般。

回過神來，自己已經站在了鬼屋外頭，四周皆是高呼著「鬼屋真恐怖～」的嬉鬧聲，只有圍繞在自己身邊的三人露出擔憂的目光。

「不好意思……請問剛剛發生什麼事了嗎？」

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就連右京都很難一時整理好情況，只好有些抱歉地對著三人詢問道。而莉紅花聞言，臉上浮現更加愧疚的神情。

「我們在看到那個怪物逼近後就趕緊逃跑了，原本以為大家都有追上來……但是後來發現只有飛鳥沒有過來。」

桃果緊抓著右京的衣襬，像是害怕又會再一次和他走丟一樣，小聲地說：「我們有回去找右京哥哥，但是怎麼找都沒有發現你……後來我們只好先到出口，想著等等再拜託工作人員找找你……然後就發現你自己站在出口外。」

「原來是這樣啊，不過那個怪物其實不是怪物……」

右京隨著自己說的話回溯了自己的記憶，說起來，發現那個怪物其實是一隻狗之後，好像還發生了什麼，但他察覺自己似乎缺失了這段記憶。在被工作人員扮成的幽靈絆倒後，看到了那隻纏滿藍色小燈的獵犬，接著記憶便以極為不自然的方式連接到此刻了。

阿邁勒看著說著說著突然陷入沈默的右京，無奈地鬆開了抓住他的手，「……你沒事就好了。」

右京聞言，再度苦笑了起來，「嗯，抱歉讓你們擔心了。」

「啊，右京哥哥。」

桃果似乎是看到阿邁勒鬆開了右京的手才注意到，伸出手來捧住右京緊握的拳頭，「你的手裡好像一直握著什麼。」

右京這才意識到這點，聽了桃果的話才緩緩地鬆開拳頭。

接著便看到，一枚刻印精緻的古金幣靜靜地躺在了右京攤開的手心中。

11.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聽不到任何噪音的環境，幾乎能說是一片祥和。然而，周遭越是寧靜，馬塚的內心便越是嘈雜。

壓在他身上的負荷總讓他在躺臥床上時被壓得喘不過氣來，那或許可以解釋為是一天下來的訓練重荷所致，但馬塚認為那是自己罪惡感的具現化。

他這一生奪走過多少人命，眼睜睜看著多少人在他面前喪命，而這些經歷每多一份，壓在他身上的負擔就會更沉一些。但是他不得不帶著這些負擔活下去，因為這是他的責任，所以他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強大到足以承受住這些壓力。

如果人死後會變成幽魂的話，那麼，他的身上一定總是背負著無數人的靈魂之重吧。

馬塚老實地接受自己的命運，感受著壓榨著軀體的疲憊，很是不好受地吐了口氣，他難耐翻身，想著還是先起身運動到耗盡體力為止好一點，便緩緩睜開了眼。

結果一睜開眼，便看到了一隻容貌兇殘的巨熊。

馬塚迅速地眨了眨眼，然而巨熊的身影反而更加清晰。站在昏暗房間的巨熊渾身是血，五官早已被撕裂得不見原貌，血肉模糊更顯陰森。

而那隻巨熊正慢慢地舉起了斧頭，朝他逼近而來。

「……？！」

就連馬塚都覺得自己發出的聲音很不像話，他嚇得彈起了身，正準備翻出放在枕頭下的槍時，巨熊抓住了自己的脖子，將頭部往後轉了一百八十度。

「……？」

巨熊將頭顱往上抽起，馬塚詫異地看著此景，結果看到巨熊頭顱下的是張自己再熟悉不過的臉龐，便更加摸不著頭緒，喊了聲：「阿邁勒？」

「馬塚先生，晚上好。」阿邁勒將布偶的頭部夾在腋下，一臉認真地拍了拍自己染血的腹部，「因為是萬聖節，所以我裝扮成這個樣子了……聽別人說很有效果，我就想著也讓馬塚先生看看。」

「……」

「怎麼樣？」

馬塚無語地用手掩住臉，多虧了這件事，總覺得自己身上的壓力就像是全被嚇出體外般一下子少了許多。他稍微讓自己冷靜一陣子，才喃喃地道：「這樣啊，原來今天是萬聖節嗎……」

「嗯，我和之前在埃特爾諾美術館認識的三個人一起去XX遊樂園玩了。」

如果是那幾個人的話，馬塚也有見過幾次面，或許是因為有那時候發生的事，所以他們四個人的關係比馬塚想像中的好，也經常一起出門，起初馬塚會有些驚訝，但不知不覺也漸漸地習慣阿邁勒的交際圈正在逐漸擴大。

「唉……」他無奈地嘆了口氣，撇了眼阿邁勒拋下了句：「……好玩嗎？」

阿邁勒聞言，稍稍睜大了眼，似乎沒有想到馬塚會關心她的感想，一時間變得有些結巴地應道：「很、很有趣！」

她看到馬塚的嘴角浮現一抹淡笑，儘管幅度很小，但如果是總是在身邊看著馬塚的她，便一定不會看錯。她的心情也跟著有些雀躍起來，忍不住又再度提起話題：「馬塚先生知道萬聖節嗎？」

「知道是知道……也有從岸本那裡多少聽說過。」他閉上眼搖了搖頭，看上去並不是特別在意，「不過本來過節就是與我無緣的事，所以不會像你一樣去扮裝什麼。我也不適合。」

「馬塚先生……」

阿邁勒突然神情嚴肅地皺了皺眉頭。

正當馬塚不明所以地想要問阿邁勒怎麼了的時候，阿邁勒忽然伸出了手，手心還向上對著馬塚。

「……？」

「Trick or Treat。」

阿邁勒說出這話的時候，臉上仍藏不住彆扭的神情，那副模樣似乎也感染了馬塚，讓他也跟著滿臉困惑地眯起了眼。

「什麼？」

像是擔心馬塚不知道，阿邁勒慌忙補充，「啊，這個是……不給糖就搗蛋的意思。」

「……我知道。」

馬塚無奈地撓了撓頭，他原以為阿邁勒只是在和他開玩笑，但現在看來她似乎是認真的。但是翻遍了他的家都不可能會找到糖果，找到槍還差不多。最後，他只能老實地坦承：「我沒有糖果。」

「嗯，我想也是。」

「……？」

「那，」阿邁勒像是在宣告一般地起頭，但能看得出來她似乎不確定這樣對待馬塚好不好，臉上浮現抱歉的神色，「我只能對馬塚先生惡作劇了。」

「是嗎……」

雖然的確是沒有想過自己的弟子會想要過萬聖節的活動，但是沒有以防萬一地在家裡準備好糖果零食也是自己的疏失。他很快地放棄並認命，攤了攤手，「唉，我知道了，就隨便你吧。」

阿邁勒慶幸地笑了起來，但隨即又像是被什麼所困擾而為難地皺起眉，變得神情複雜起來。

「不過其實，我也不知道惡作劇具體是要怎麼做……」

阿邁勒這麼說完，便將夾在腋下的熊頭，擱在了馬塚的床上。她抬起頭來，以緊張的目光窺伺著馬塚的臉色。

「那麼，明年馬塚先生就穿著這個，和我一起去XX遊樂園吧。」

「……？」

馬塚聞言先是怔了怔，看向熊頭的臉上就像在說「你是在開玩笑嗎」，接著他難以置信地瞪著阿邁勒，「你說穿著這個？」

「……因為這是惡作劇。」

阿邁勒稍稍挪開了目光。她先前在遊樂園跟三人諮詢了這件事，而莉紅花告訴她，要記得馬塚不管回應什麼，都要堅持地維持著自己的立場和說詞。

馬塚望著那顆熊頭思考了半晌，很受不了似地撓撓頭，「這麼做有什麼好嗎？」

似乎是感受到了情況不太樂觀，阿邁勒的語氣也開始吞吞吐吐起來，「只是我想要和馬塚先生……去而已。」

是不是不應該勉強馬塚先生？如果他真的不喜歡的話，就算勉強他去也會玩得不開心吧？如果讓馬塚先生玩得不開心，那她一定會覺得自己就像是大逆罪人一樣。看著一臉沈悶的馬塚，無數個想法在阿邁勒的腦海中倏地閃過，就在她差一點就要輸給了自己的罪惡感時，馬塚無奈的聲音傳了過來。

「……就這樣做吧。」

「……！真的嗎？」

阿邁勒一下子喜出望外，似乎沒想到馬塚會妥協，驚喜地看向他，臉上原先的憂慮也轉瞬煙消雲散。而頭痛地按著眼睛的馬塚看上去好像也沒想到阿邁勒會那麼開心，沒有辦法地闔上了眼。

「那到時候就交給你帶路了。」

「我知道了！我……會讓馬塚先生玩得開心的！」

阿邁勒一屁股坐在了馬塚的床邊，開始說起今天在遊樂園中都玩了什麼東西、發生了什麼事，臉上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第一次去遊樂園而興奮難耐的小朋友一樣。

——或許比起變得他這副樣子，這個樣子更適合她。

馬塚的腦中倏地閃過了這樣的念頭，看著她高興的側臉，稍稍揚起了嘴角。

12.

『我說我說，小邁勒平時會跟小馬一起出去玩嗎？』

那是阿邁勒單獨陪同在岸本千里身邊時，她出於找話題般拋出的話語。

出去玩？以狹義來看，阿邁勒很難想像自己跟馬塚出去玩的畫面，以前的話，兩人出門總是出於傭兵的工作，而到了現在，兩人總是待在家裡，馬塚似乎是要彌補早幾年的在外奔波，幾乎都在家中度過。只要是出門，大多都是因為買東西。

但如果單純問阿邁勒和馬塚一起開不開心，那答案是肯定的。她很喜歡和馬塚一起度過的那段寧靜的時光，就算不用像過往那樣忙碌刺激也足夠了。

阿邁勒僅是淡淡地回答千里：『……我們會一起看書。』

『這樣啊～那也不錯呢！雖然剛剛也聽你們那麼說，不過還是很難相信就是了，啊哈哈！』

千里發出爽朗的笑聲後，聲量漸漸地降了下來，她接著看向阿邁勒，露出溫和的笑容。

『那個是小馬教你的興趣吧？不過，從小馬的經歷來看，他應該也沒有什麼其他樂趣吧。』

『其他的……』

『我之前有提過，在日本有個可愛的孩子在等我對吧？那個孩子也是這種感覺啊～真懷念。』
千里雙手插著腰，嘆了口氣，『回去之後，我們四個人一起去遊樂園之類的地方玩吧！遊樂園很刺激哦？小邁勒一定會喜歡的！』

阿邁勒首先露出為難的表情，『馬塚先生沒問題的話我就沒問題……』

千里毫不在意地笑道：『他應該會拒絕吧～』

『……』

『嘛，不過就算不是去遊樂園也好，去爬山、或是單純的出國旅行也不錯。』千里聳了聳肩，無奈地說：『但是，偶爾也讓小邁勒教教他玩樂的方式不是也挺好的嗎？不覺得如果是小邁勒的話，他就會聽嗎？』

阿邁勒慌了起來，『沒……沒有那回事。』

『那就先做了，然後被罵之後再說吧。』千里拍了拍她的背，『被罵的話，就來我的懷裡哭吧。』

阿邁勒雖然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但隨即也不知不覺地被逗笑，輕聲笑了出來。

『……嗯。』

Fin.